

學 匯

第百二十五期

刊副報日風國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富家雖不願與人共產，但也不能把平日積蓄的產物，都帶到棺材裏去，儘管有云：『富人財產，五家共之，水、火、官吏、盜賊。』不肯子孫。誠然不誣，秦始皇阿房宮三萬里，不讓平民共住，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算驕火先生共去了，曾記一笑話，有愛講高話的，看見財主新修一座房屋，問費多少錢，財主怒曰：『喪話！人家剛修成，自當要住的，誰說賣呢？』他也嘆道：『這時候不賣，一把火燒完了，一個錢也不值。』也是火與人共產的一證呵！又俗傳陝西有李鳳仙者，家產豪富，良田萬頃，驢馬駝羣，自誇云：『若要窮了李鳳仙，乾了黃河灘！』天，後來山崩水噴，一切家產，盡被洪水捲去，這算是和水先生共產了，至於龐公以萬貫家產為塵勞，想付與傍人，又怕他和自己一樣費心，滿載寶物，一齊沉向洞窟湖，自願和海龍土共產，呵呵！各處富人，善財難捨，被官吏嚴詐騙取，無敢違抗，都是和官吏共產的，又富人莊處於相置中，牢加金鎖，一旦盜賊入室，負之而走，惟恐鎖的不牢實，這是和盜賊共產的，李自成入北京嚴刑拷打富宦富家，使盡出藏金，始饒狗命，也算共產於大盜了。俗云，富家十弟有三變，一變輪蟲，吃地，(指賣田土)二變蛙，吃柱(指賣房屋)三變蠶取吃書，(指賣書籍)，便是和不肯子弟共產的說法，拿以上的事情看起來，就是不願與人共產，也是保不住的，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即是此意，若富人覺悟這種道理，自然不吝惜財物，願與天下人共有了，何至如石崇先生臨死時，憤恨地拍案說道：『奴輩利吾金錢！』諸叔曰：『既知道，何不早分給大家！』『舉國和人共，也無及了呢？』孟子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仁者愛人的代名詞，為富只自愛，不愛人，自不能用『己以與人己愈有』的道理，分產與衆，惟愛人者，才能利人，不憚散財濟衆，破產為公，分貝為貧，便是為仁不富的表示。

但是現今覺悟的富人，已多有贊成共產學說的，俄人托爾斯泰，本是大地主，主張無政府共產，自願分田與農夫，此外尚有許多富豪都傾家破產，實行共產主義，巴枯寧的親友，捨出目已田地，與貧人共同組織共產新村於巴黎附近，有許多同志，都到那裏

參觀過，無不贊美這新村自由共產的情形，富八以其派於來，自然把富字削去，成了無貧無富平等社會，由這樣平等社，自由聯合起來，由小村積成大村，由大村積成大市，連田積成大區域，然後合無數共產大區域，成一共產世界，政府自然不要了，因為自由新村，一切皆由村人自主自治，不要官府代勞，所以日根至精，都無官吏，

地獄還魂記

續 索 非

太陽漸漸向西方沉下，黑暗漸漸從東方起來，這局部光明的世界，漸漸入於黑暗的掌握。天氣的溫度，漸漸降低，一股冷氣侵犯人的肌膚，使人感到嚴寒的降臨，即在頃刻。外面死子的有熱鬧的人，好像受有一種強烈的催眠術的暗示，而入於深催眠狀態似的，特續地沉默地擁擠着，在這特續的沉默中，微微聽見嘆息，表示對我的同情。我誠意地感謝他們，因為他們竟能與我以無力的感嘆的同情。

世界完全黑暗了。這小屋子點着一盞紅淺的燈，在離身四五步遠近周圍，總算映着極性的光明。門兒開了，走進來一個巡官，四個警察——從大莊來的——，打着燈，繞着手錶，如驅大獸似的逼到我，那巡官是我所認識的，在時遇見了，總是很客氣地說上一大套仰慕的話，今日一見了，態度立刻變了，並不和我談話，只厲聲說了一聲「帶走」，於是我就被牽出了小屋子，從堆着似的人羣中擠將過去，人們立刻閃開了一條路，讓我們向前，眼睛睜着看我一步步走向屠宰場去。

滿天星斗照耀着，只不見了一個可愛的月亮，大概是怕見我這樣毫無抵死地侮辱的情況吧？我們在那日間勞苦地担載着人們死亡的步伐和車輛的重壓的沈悶的路上急急地走着，這六個人的步履的難負

，重又給與那想在黑夜裏休息一回的沈悶的道路以不堪的纏繞。我們很急地走進一個村莊，許做大莊，進了這所似乎莊嚴的警察局，這裏面有二個警察是我所認識的，他倆一見了我，就開聲笑着說：「我還是誰，原來是你呀！」我也笑着回答說：「不是我是誰呢？」因了認識他倆的緣故，我就央告他倆設法，代走一封快信，得了他倆的允許以後，我就給老梅寫了一封快信說：

「梅伯：我無辜被捕，乞速為昭雪。」

寫了此信以後，我就在他們的榻上睡下了。半夜醒來，聽見「果六」，果六的聲響，睜眼一看，四個警察在榻旁桌子上圍着打牌。雖是在警察法上例須嚴禁的，他們這知法犯法的罪過是多麼大啊！他們見我醒來，假意問我「要喝水嗎？」我答以「不須。」一掉頭，重又歸回睡鄉了。

陝北農社的過去和現在

續

農社第一組成立之後，沒有一星期工夫，北灘和河東一帶的農家，都很興致勃勃地宣傳提倡，第二組（北灘）第三組（河東）已經組織成了。何以如此快呢？這也有個原因。當農社第一組組織之時，農家即揚言曰：「我們如果結成團體，吃了各事，凡遇竊雞盜牛之徒，捉獲一家，則百家發起而攻之。輕者百姓自處，重者送交隊伍究治。至於土糧乞丐，則送到海寨中背沙運土，每日換其飲食，永遠不許行乞云云。」衆口悠悠，三分實，七分虛，當時把些游民乞丐，嚇得消聲匿跡，去而之他處了。附近居民，如得重負。不覺喜形於色，每見面風相語曰：「惡人究其膽小，而今都跑脫了。」但這裏畢竟是治標之法，被黨雖不在這裏騷擾，却又跑向別處為害。四鄉都知是受了廟宇護農社

的影響，所以也急緊起來組織農社，以謀自衛自治。依那時情況看來，我們預計再有三月工夫，全縣逃縣的農家，都將分爲農社社員了。則我們的運動，或者有一點成績可以自慰。惜乎，終於是一種預計而已！

記得二月初間，某農，一考農約摸七十餘歲，踉蹌來社，氣憤幾不成聲地說道：「先生是農社老總嗎？我就在此與你叩頭！」記者驚疑失措，忙道：「不！不！這是何事？農社現已成了你們老百姓的。我們不過也是其中一人罷了。但有何事，不妨講來。他即連聲辯道：

「我家有一害病的驢子，放出園中吃草，迄晚不見歸來，遂命小兒四處尋找，終未找見。比及張家園子，乃見其刁兒在門口刺一驢子，果是我家灰驢的，小兒責問，彼則抵賴不認，反出不遜之言。老夫氣憤不過，乃去梁領衙門告狀。不想衙役呵斥道：『你說殺死你的驢，誰知是你的驢？况且要告狀，你先拿進門錢來！空手還成嗎？』我磕了釘子，垂頭喪氣歸來。正在納悶，鄰家寶兒問明情由。乃笑我道：『現在咱們有了農社，一切都可自辦，誰還用着官兒花冤錢？你真老糊塗了！』他一五一十全說出來，我才明白了，所以跑來這裏，求先生們爲我伸冤呵！」我們即告他說這事不難，速去告知執事員轉稟，他自有辦法云云，老人唯唯而去。當時同人見老人悽惶情狀，不覺感傷嘆息了一陣。

時間過午，執事員手持旗，引全體社員來社內。移時老人和殺驢者張姓亦至。老人向衆人敘述事由畢，衆長者詰問領姓何故驢人家驢兒。領姓乃二十歲上下的遊蕩子，素不幹正，狡辯道：「驢子死在路旁，我以爲被主家遺棄，故拾而刺之。」其父罵道：「你給我這驢子人！還不聽話伯叔處治，殺辦作甚。」領姓乃改口道：「

我已知道，任諸伯叔打罵我吧！」衆長者勸責道：「你年輕力壯，不務正業，除不能光宗耀祖，反而給你父親面上抹灰，真是不孝之子！本應重罰你，一來看在你老人面上，二來念你初次犯過，姑罰你爲失主打柴三日以贖汝罪。」領姓承諾，其父並命與諸長者叩頭道謝。失主老人起解曰：

「這樣處罰，一可以戒惡，再可以勸勤，真是文明辦法。只是我絕不願受此柴薪，應歸農社儲存，以備每次開會茶之用。如何？衆皆拍手稱贊。記者當時略此情況，十二分的快活。遂向衆宣言曰：「自今以後，就是這農社！自家事，自家做；和和氣氣，完滿解決。何苦上衙門，花冤錢，受鬼氣，且失了親朋鄰友世世的和氣！」大家點頭稱是，歡聲而散。

清車過了兩日，我們因要事，未及辭別那可敬可愛的農友們，忽忽離了三邊。至今猶引爲憾！隨行，執事員韓福全家俱遠送。記者尙再三與官曰：「爾勉勵大家繼續進行，擴販農社。萬勿虎頭蛇尾，致一般忌者。惡者笑我們農家沒有自治自衛能力；捲土重來，橫行區域呵！」韓家感重應諾而別。

關山重阻，音信杳然。農社何如？農友何如？往事重提，我心猶爽！時乎至矣，我筆投矣！

近代藝術與無政府主義

長紅

第一章 近代藝術的趨勢

近代兩字，時常沒有確定的界限，所以我在這裏有說明本書所用的「近代」是包括從藝術上的巔峯運動直到現代而言。

無政府主義與藝術，同爲人類精神之產物。故吾人滿覽古代之萬

簡的藝術作品，則見其所表現之思想情緒，與無政府主義相通者極多，而此畫所以特論及近代藝術者，則以近代藝術與普通的人類精神外，尤有最可注意之時代精神故也。

近代藝術之趨勢，雖由羅曼主義而自然主義，而新羅曼主義；而此前後兩期之羅曼主義，又有理想的與現實的之不同。然其發生之原因，則同出於近代時代精神之激蕩。藝術之形式，雖因環境及人類之心理狀態而屢異其色彩，然其根本的時代精神，固無何等之變化也。時代精神惟何？曰，發展個性，破滅因襲，崇尚自由，反抗強權是也。吾人於盧梭之小說，拜倫之詩歌，彌愛之圖畫，華格納之音樂，羅丹之雕刻，馬卜生，托爾斯泰真實的作品，及表現派，未來派等之新運動，固無論何處，皆可與此種精神作親切之觀面也。且吾人爲莫有力者，更直接的發揮此精神故，且深或有築設一綜合的理想之自然主義之必要焉。實則近代藝術之自然的進化的歷程，已預示此主義之發生，當即在目前矣。

吾人今且於近代藝術之趨勢，作一概略之說明。次則由各種運動之內幕，而抽釋其與無政府主義之關係，於各期偉大的藝術家之作品而證明無政府主義在藝術上已占如何優越之地位，於不甚著名之作家，亦將表而出之，亦顯示其精神之普遍，後則由歷史之趨勢，思潮之變動，社會之需要，而作理想的自然主義的理論的建築。(未完)

我希望索非再去入獄

工

我前兩天聽說索非已出獄了，不久就要來京。

我聽到之後，心靈上感到說不出的快活；索非還係一面之識，就是連不識的張先生揚女士此次出獄，在我心困上也替「很舒服痕跡。當索非未來京的時候，我是如此的想像。索非現在是瘦了，還是胖了

？胖瘦雖不敢定，但面色的黑白，我總敢斷定他比先前的多了。這樣的一個念頭，存在腦海裏，專等索非到京後證矣。

索非已到京兩三日了，我昨天才和他見面。從前我們雖然時常相見，但等於不認識，終於連一句話都沒說過；昨日到報社見他低下頭在編輯部不知寫什麼東西，不由我喊了一聲；「索非，你回來了；」只覺得心裏很快活，但是找不出話來說，隨後我就證明我的想像，他不能白了，而且胖了，并且面色更有生氣了！是的，監獄只籠囚人的身和肉體，不能囚人的心和精神，他雖然年餘身體未和自由接觸，但他的精神始終是自由的，所以白而且胖了，假使是如此的，我希望索非你再去入獄，到那裏有鶯鶯般的歌，「索非」，「索非」他唱給你聽，有時刻不離的愛人！形具陪伴着你。我想再出獄時，一定更白胖了，隨後你再作些好文章來灌輸到人的腦子裏，我是如此的希望，但不知來人是否願意？

慰無極

兼及諸友

索 非

無極等因我爲了「炸曹案」被逮，威威然惟恐遇害；憂生於心，黨形於面，幾不克終日安！因作此以慰之。

不要爲我憂慮，我的朋友！

人生終日死時候，

只爭個先先後後；

先後，

誰都向着墳墓走。

不要爲我憂愁，

我的朋友！

我已成個裏肥羊，俎上肉，

任着他們擇肥瘦；

肥瘦，

肥瘦，

誰怕死，怎能夠。

不要爲我憂愁

我的朋友！

我已是在中島，獄中囚，

生靈之權操人手；

人手，

人手，

便愁死，誰相救。

不要爲我憂愁，

我的朋友！

我死區區何足惜，

復響或憤自有後；

有後，

有後，

烈烈轟轟誰氣餒。

隨奔波而來耶？

不要爲我憂愁，

我的朋友！

生死究竟難預期，

元墓生世書有；

書有，

書有，

且看白雲變蒼狗。

歌 一 情海之囚人

(補)

道 一

劇中凡再見「九種顏面謝罪」句，昨日誤接自第二句，以致中

間脫落一段；本日補全。此附。

非彼美之過失兮，

誠爲予之荒昧。

何流光之大慢兮，

豈誰掩義和之轡。

(發狂而舞)

非彼美之過失兮，

非誰爲予之荒昧。

時間既未至兮，

姑坐鹿而觀粟。

(假寐)

舞(幕後)者美則翩舞蹈而來。倏忽不見。)

(幕前)鳥生夢中歌)

檢副題而來者，
其非子之愛耶？
胡竟泫然而未也，
其子怪耶？

(狂起向空揮臂)

愛而不見兮，
彼美其果棄子？

如棄子兮，
茫茫子歸何之。

(日影已過午)

(見生左右狂眺)

噫！彼天人兮，

其在山之巔？

噫，彼美人兮，

其在海之濱？

(仰視)

飄浮雲而來耶？

子將步扶搖而航上。

執遠望而心忘忘，

擁柳腰而神蕩漾。

(俯視)

子將泗水以逐纖影。

探龍宮之幽輝，

懸於仰之香頰。

(諦聽)

恍惚如卿之語兮，

是眞？是幻？

嗚！不是的！

此乃愛波沉喉之職。

(諦聽)

恍惚如卿之影兮，

忽隱！忽現！

咳！不是猶！

只餘弱柳拂人面。

(獨地下之落英)

飄飄之續續兮，

子姑餐此落英。

落英細面兮，

子吻之如吻卿。

(掩情海之漪波)

渴不可耐兮，

予欲就飲於河。

水清且冽兮，

恍如飲卿之香唾。

胡適(忽)忽，忽(忽)忽起忽臥，

欲填此海兮，

海深胡塞入夢羅。

欲移此山兮，

崖滑胡斷脚芳影。

(新日還山·尤如赤血。)

彼遠山之街日兮，

赤曉如血。

與子之心血淚血相混兮，

欲見不得。

(日已云暮)

欲對此日兮，

請君伴睡。

欲吻彼美兮，

愛爾不見。

君不識我泣)

愛爾不見兮，

彼美其果蕪子！

君上其果蕪子兮，

其人誰也。

其人誰也。

其人誰也。

其人誰也。

其人誰也。

茫茫子將何之？

(作飛雲)

彼彼美之秀麗兮，

胡適心如蛇蟻。

彼彼美之秀麗兮，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胡適心如蛇蟻。

短流

日光會曬彼，

露絲露地和白花樓吻，

然而去化路了。

對恁的女屬既，

你男處恐仰戀的驚駭，

別裏顧者我，

咳！不是啖！

彼美豈有龜失耶？

斯乃子之狂味。

予竟如此唐突兮，

九秩類而贖罪。

(再拜)

